

83.747
129231

桃 花 扇

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



桃花扇序

梁溪夢鶴居士撰

嘗怪百子山樵所作傳奇四種，其人率皆更名易姓，不欲以真面目示人，而春燈謎一劇，尤致意於一錯二錯，至十錯而未盡，蓋心有所歉，詞輒因之，乃知此公未嘗不知其生平之謬誤，而欲改頭易面以示悔過。然而清流諸君子，持之過急，絕之過嚴，使之流芳路塞，遺臭心甘，城門所殃，洊至荆棘銅駝，而不顧禍雖不始于夷門，夷門亦有不得謝其責者。嗚呼！氣節伸而東漢亡，理學熾而南宋滅，勝國晚年，雖婦人女子，亦知嚮往東林，究于天下事奚補也？當其時，偉人欲扶世祚，而權不在己，宵人能覆鼎餗，而溺於宴安，扼腕時艱者，徒屬之蓆帽青鞋之士，時露熱血者，或反在優伶口技之中。斯乾坤何等時耶？既無龍門昌黎之文，以淋漓而發揮之，又無太白少陵之詩，以長歌而痛哭之。何意六十載後，云亭山人以承平聖裔，京國閒曹，忽然興會所至，

撰出桃花扇一書，上不悖于清議之是非，下可以供兒女之笑劇。吁！異乎哉！當日阮鬚自命以填詞擅天下，詎意今人卽以其技，還奪其席，而且不能匿其瑕，而且幾欲概其魄哉？雖然，作者上下千古，非不鑒于當日之局，而欲鋪東林之餘糟也；亦非有甚慨於青蓋黃旗之事，而爲狡童離黍之悲也。徒以署冷官閒，窗明几淨，胸有勃勃欲發之文章，而偶然借奇立傳云爾。斯時也，適然而有却奩之義姬，適然而有掉舌之二客，適然而事在興亡之際，皆所謂奇可以傳者也。彼旣奔赴于腕下，吾亦發抒其胸中，可以當長歌，可以代痛哭，可以弔零香斷粉，可以悲華屋邱山，雖人其人而事其事，若一無所避忌者，然不必目爲詞史也。猶記歲在甲戌，先生指署齋所懸唐朝樂器小忽雷，令余譜之，一時刻燭分箋，疊鼓競吹，覺浩浩落落，如午夜之聯詩，而性情加鬯。翌日而歌兒持板待韻，又翌日而旗亭已樹赤幟矣。斯劇之作，亦猶是

焉爲有所謂乎？無所謂乎？然讀至卒章，見板橋殘照，楊柳灣腰之語，雖使柳七復生，猶將下拜，而謂千古以上，千古以下，有不拍案叫絕，慷慨起舞者哉？妙矣至矣！蔑以加矣！若夫夷門復出應試，似未足當高蹈之目，而桃葉却聘一事，僅見之與中丞一書，事有不必盡實錄者，作者雖有軒輊之文，余則仍視爲太虛浮雲，空中樓閣云爾。

桃花扇後序

過客衣冠，依稀優孟，郵亭宮闕，彷彿梨園，覽南渡之興亡，驚花一歲，笑東遷之聚散，萍水三朝。爲古耽憂有意，搗罵曹之鼓，因人抱忿無方，擊斃賈之錘，往事雖陳，情焉能已？舊人猶在，吾末如何！於是譜叙兒女私恩，表一段溫柔佳話，紀述君臣公案，發千秋成敗奇聞。蓋以馬史班書，實雅而弗能賞俗，搜神博異，信耳而未必信心；所以許劭之評，証彼吳歛，越調董狐之筆，付諸桓笛羸簫，此桃花扇之傳奇所由作也。嗟乎！烈皇殉國，歷在申年，闖逆攻都，春當辰月，海飛山走，跳出十八孩兒，軸覆樞翻，逼死九重天子。鼎湖龍去，弓隨鳥號，鐵脰鷗張，刀揮素質，鳳闕鸞臺之火，赤焰彤天，螭階麟閣之尸，紅流赭地。薊門兵燹，絕無原廟殘碑，建業人烟，幸保陪京剩土。噫嘻！漢家之厄十世，唯光武之中興，獻公之子九人，僅重耳之尙在。以故奸雄乘釁，窺神器而包

禍心，詭譎同謀，立新君而居奇貨。珪桐剪葉，封神廟之親孫，璠樹生枝，迎福藩之嫡子。千官擁戴，氣象南陽，萬姓歡呼，風流東晉。詎意黃袍加於身上，天子無愁，玉璽列於几前，寡人好色。譬如勾踐，未奮志於嘗膽臥薪，荒比東昏，只留意于徵歌選舞。小憐大捨，艷叢白玉床前，花蕊梅精，嬌簇黃金屋裏，月姊進長生之藥，枕上飛仙，麻姑貢不老之丹，盃中樂聖。以致六千君子，縮項逡巡，八百諸侯，抽身退避，胭脂古井，仍投珠翠之妃，結綺高樓，又上戈矛之士，奇可傳者，斯其一也。至於帝業維新，沙堤任重，皇圖再造，畫省權尊，隻手擎天，須體認安劉周勃，孤衷捧日，務摹倣復楚句胥。孰不思江左夷吾，經綸嶽嶽，人皆望禁中李牧，功烈錚錚，爾乃元改靖康，政全歸檜，位登靈武，衆未誅楊玉帛，金繒宰詔則苞苴弗却，荆黥湯鑊，廣漢則鈎距偏多。指鹿隨心，元老合稱爲長樂門，蚤得意，華堂應號以半閒，孫武子之兵書，用在春燈謎裏。

李藥師之陣法，藏諸褲子襠中。截狗續貂，市井屠酤而濫貴，燔羊爛胃，庖廚奴隸而升郎，天下童謠，王與馬共，人間仙路，阮挈劉行。以致王氣全銷，無煩金壓，國風盡變，但有民訛，野日荒荒，不見旌旗戰鼓，江流泯泯，唯聞蘆荻漁歌，奇可傳者，又其一也。若夫戡亂勤王，將須一德，奮威揚武，兵始捐忠，晉剪蘇氛，溫嶠連士衡並討，唐清史孽，子儀協光弼偕征，賈寇同載而言歎，漢方復盛，廉藺負荆而任咎，趙乃稱強，豈期北鎮跳梁，鮮內靖外寧之志，南藩跋扈，多上脅下令之心，裴中立之久亡，誰平淮蔡，孫安國之不作，孰貶桓溫，座位閒爭，年庚恃長，客兵弗讓，流寇偏容，鈴閣督師，儒似慈悲佛子，轅門魁帥，勸如和事先生，不圖掃穴搗巢，疾趨於子午谷去，祇能縱剽肆掠，轉騷向丁卯橋來，眼看豺虎縱橫，中原怕救，坐擁貔貅護衛，雄鎮偷安，以致白露荒洲，魚潛水靜，烏衣舊巷，燕去堂空，江草淒淒，人作揚州之夢，山雲黯黯，天消蔣

阜之魂，奇可傳者，又其一也。維是君王游豫，親問蛙鳴，宰相閒嘻，官能犬吠，出師上表，內無蜀國之臥龍，拜將登壇，外少隋家之擒虎。乃不圖三公子作東林後勁，五秀才爲復社前驅，學論秉公，竟蹈覆巢之李燮，儒林抗節，好追疾疎之陳東，楊左幽冤，重興舊案，荆襄積憤，特舉新旗。柳敬亭評話微丁，投清惡除奸之檄，蘇崑生歌謳賤士，葬亂軍死帥之骸，狎客歸山，丁繼之抱雷海青之慟，書商破產，蔡益所擔孔文舉之辜。藍田叔身隱畫師，引領蛾眉而學道，卞玉京名逃樂部，掉轉螭首而修真。之數人者，境實卑微，志堅嶽瀆，品雖高邁，位陋泥沙，挹彼丰標，似聽足音於空谷，揭斯氣節，允當砥柱於頽波，奇可傳者，又其一也。嗚呼！當是時也，臨傾厦宇，一木何支？待斃膏肓，九還莫救，世事如此，對風景以奚堪？天運可知，望川原而欲涕。爰有夷門望族，梁苑畸人，慨琴劍之萍飄，孤踪白下，感鄉關之梗塞，滿地黃巾，恨晉愁梁，暫拭南

冠之泣，嘲風嘯月，聊追北里之歡。恰遇香君，實爲尤物，遂爾握巫峯之暮雨，攜洛浦之晴雲，三四千里之星娥，朱絲繫足，二十八字之月老，素箋盟心。百寶箱中，珍藏便面，雙鉤簾下，鑒賞聚頭，所謂摺疊雖輕，才子投一時之贈，龍題甚重，麗人定百歲之情焉。其奈文章憎達，既落第於吳宮，適值兵牒求援，則從戎于洛水，遠入蓮花之幕，卽是參軍，獨登楊柳之樓，女爲思婦，感時撫景，慘淡吟詩，覩物懷人，淒涼玩扇，籠隨袖口，弗捨撲蝴蝶之風，繫近裙腰，留待殉鴛鴦之塚。紅粉於房中計日，正自含愁，青衣立樓下催妝，忽令改志。緣以中堂薦美，驅象而送向蛇吞，亦因開府覓姬，釣鯉而毆由獺祭。香君則冰凝作骨，日出當心，不樂求凰，寧甘打鴨，擲去香囊之聘，弗愛彼瑟瑟珠衫，罵回油壁之迎，徒駕到麟麟繡轂。而且妝崩墮馬，金投約指於樓窗，髻壞盤龍，玉觸搔頭於柱礎，舞非如意，孫夫人血滴眉尖，傷豈飛刀，韋娘子紅淋額角。

遂致扇似團圓明月，灑來幾點流星，詩如李杜文章，迸起一層光焰矣。時則豪權難忤，猿亡而必致魚殃，委曲求全，桃僵而何妨李代？貞娘惜女，竟以身充香女離娘，唯餘影對梨花雲裏，倦魂只以夢懷人，燕子樓中，啼眼更誰慙似我？乃有石城舊令，粉署閑曹，竊將點口之脂，分來染扇，借用畫眉之筆，暫以描花。趙合德裾上津痕，變作玄都嫩蕊，薛靈芸壺中唾色，化成度索蟠根。扇喚桃花，歌場曾有紅叨人面，畫譜所稀矣。詎知節屆靈辰，貴介賞鍾山雪景，渡名桃葉，羣姬奏玉樹新聲，錦席既張，香君與侍，命如斯薄，誰不畏丞相天威？情有所鍾，儂已作使君新婦。不覺頰潮紅暈，忿忿而言，眉黛青顰，申申以詈，熱雖炙手，危如燕雀之堂，燄縱熏天，醜是麒麟之棺。禍正平唇槍大動，滿座俱驚，李林甫腸劍陰藏，當場反怨，休休相度，不居殺歌妓之名，隱隱奸謀，但唆令入樂伶之選。嗣後虬壺聽漏，寂寂長門，蟬鬢驚秋，淒淒永巷，昭陽

日影，樹頭空盼盡寒鴉，御苑溝流，葉上又難通錦字。懸憶天涯夫壻，雨櫺風餐，自憐殿角嬋娟，花癰月損。無何洪河失險，記室從間道潛歸，文社重聯，鈎黨陷園扉禁錮，罰以驢之拔櫬，光祿則快意私讐，歎其麟也傷鋤，廷尉則酸心清議。乃若張金吾者，受詔捕囚，下吳導伏牀之淚，棄官避罪，識通明解組之機，遁跡棲霞，學仙辟穀，置是非於弗問，付榮辱於罔聞矣。哀哉！廟堂錯亂，擾擾如棋，將相顛狂，紛紛似瘡，幽拘太子，誰爲世上江充？凌轢元妃，忍作朝中孟德。獨有一藩悲恨，欲來內靖於苗劉，其如三鎮糊塗，轉去外防於韓岳，壁壘之長槍大劍，未分誰弱誰強？坂磯之快馬輕刀，總屬自屠自戮。江南撤守，人嘆城空，淮北乘虛，兵從天降，灰釘乞命，公輔則犬急亡家，輿櫬蒙塵，帝主則魚忙漏網，青衣變服，不用降書，白馬隨營，何須啣壁？以致猛將自裁於虎帳，轍亂旗靡，大星先落於樓船，戈拋甲棄，圍城掘鼠，廣陵莫比睢陽，投水

葬魚，汨羅卽同胥浦；景華螢火，絕不見腐草之光，芳樂香塵，那復有金蓮之步？三百年豐功盛德，蟻夢槐柯，十五陵剩水殘山，蜃樓海市，乾坤板蕩，無一個社稷之臣，風雨漂搖，餘幾許林泉之客，如此而已，豈不哀哉？更賴有白髮禮生，失其姓氏，黃冠道士，曾現宰官，見陌上之銅駝，鼻酸舊國，聞山中之謝豹，腸斷先王。于以村戶釀錢，追薦中元之節，仙壇酌酒，仰招上界之靈，麥飯一盂，權抵作當年鼎鼐，菜羹半鉢，聊充爲今夕犧牲。迨及殉難忠魂，死綏厲鬼，光昭四表，趨跼黼座於青冥，錄陟三清，扈從鑾輿於碧落。是日也，雲迷谷暗，鐘鼓伐而聲淒，沙走江喧，鐃磬敲而音慘，神威赫奔，顯劍佩于雲衢，奸魄駭奔，碎頭顱于瘴嶺，觀者如堵，伊誰無警戒之心？拜者若痴，彼皆有皈依之志。豈料羣雞立鶴，來逃獄之青衿，飛鳥依人，識出宮之紅袖，士曰獄槐抱痛，命在如絲，女曰宮柳牽心，骨幾化石，喁喁私語，訴別後之參商，刺刺長言，遇

當前之牛女。張道士則厲聲叱咤，正色申明，國破家亡，試問君親安在？才貪色戀，仍諧夫婦何爲？苦海茫茫，放下屠刀而證佛，愛河滾滾，拋開蟬殼以登仙。香君乃毀短命之花，碎宮紈於落地，侯生則登回頭之岸，悟世網於俄時。從茲石榻翻經，花香繞磬，筠籠採藥，嵐氣侵衣，洵足奇焉！故可傳也。悲夫！卦爻當剝，萬物乖張，劫火成灰，羣倫終絕，綱常正氣，泯滅於臺閣簪纓，俠義高風，培養於漁樵脂粉。不分褒貶，誰復知筆墨森嚴，略別旌懲，世還有心肝戒慎。君原聖裔，借此寓德言文政之科，僕本侯家，能不動隆替升沉之感？

桃花扇者，孔稼部東塘先生所編之傳奇也，乃故明弘光朝君臣將相之實事，其中以東京才子侯朝宗，南京名妓李香君，作一部針線。他如畫師書賈，狎客娼家，諸卑賤人，翻有義俠貞固，正爲顯達之馬阮，下對症鍼砭耳。

重刊桃花扇小引

桃花扇自進內廷以後，流傳宇內益廣，雖愚夫愚婦，無不知此書之感慨深微，寄情遠大。所憾者刻板爲云亭主人珍藏東魯印本，留南人案頭者，有時而盡，後學求觀不得，每借抄於友朋，甚勞筆墨。先大人遜叟公，慨然念此書不可匣於後人之日久，欲重刊以代抄寫之苦，而同志絕少，遂不能計日成功。庚申春，大人游淮上，與南道人程子風衣言及此舉。程子欣然共勸之，歸卽刻期示匠人，謂可遂此志，不意是年冬，大人忽棄人世，不能目見此刻之竣。嗚呼！天不詎美，好事難成，概如是耶？予小子墨經囑工畢事，將印一萬本，流於天地，求觀者無俟過費筆墨矣。昔乾隆七年壬戌仲秋上浣，愚亭居士沈成垣識于清芬。

標點桃花扇序

桃花扇愛國小說也，亦卽歷史小說也。公子豪華，美人肝膽，感慨淋漓，可歌可泣。伶工歌妓之微，反壓倒鬚眉數百輩，盡情揮寫，無奇不具。今日局勢，何異明季？尤不可不人手一編，浮大白拍案快讀之，方知予言之非謬。世每以長生殿與桃花扇並稱，然長生殿冥追尸解諸折，多鑿空失實，不若桃花扇隸事屬詞，皆可徵實。云亭當國變之後，不勝麥秀之思，鑒於羣奸誤國，奄豎傾邦，一腔孤憤，成此奇編，著書之旨，與洪氏異。寓感喟於嘲諷，借管絃以誅伐，激濁揚清，足櫛奸魄，爲地下英豪吐氣不少，豈能與長生殿並論哉？綏寇紀略先正事略均不言侯生入獄，傳奇乃謂與柳敬亭獄中相遇，此係穿插之過。鄭妥娘乃一工詩詞，精音律，絕妙青樓，錢蒙叟余淡心等，均稱述之。作者以文爲戲，見其名字曰妥，故以不妥湊趣，遂致不顧一切，唐突西施，未免

太冤誣了人，此小說之所以爲小說歟？又因左氏後人千金之力，改撰哭主一折，自相矛盾，實爲全書之玷。至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說，出之侯史，曲白申明，云雷陳同有此論，則其非不知明甚。且閣部固有論福王失德事，明季北略引夏允彝云：當擁立之始，鳳督馬士英移書商之樞臣史可法，有擇賢語。可法意士英有所謂也，遽與姜曰廣、呂大器輩移文士英，言福王失德事。士英得之，卽持爲口實，力主福王。可法輩實爲所賣，非首鼠兩端。傳奇原不誤，藤花亭曲話所指摘，殆未細考耳。夷門固自可兒，獨恨既貽書梅村，約終隱於前，何以復應鄉舉於後？讀船山詩，兩朝應舉云云，真有媿香君多矣！捉拿遺逸一折，作者殆有所激，梅村被逼出仕，傳青主抱疴登程，均屬當時事實，搜求而謂之捉拿，不許亡清之徵聘也。予於題詞，獨喜陳子玉、福王少小風流慣，不愛江山愛美人二句。唐高達夫詩云：一戰士軍前半死生，美人帳下

猶歌舞。一與今日局勢，將毋同一再諷誦，可勝憤慨！四鎮同室操戈，置國家於不顧，吾謂明之亡，卽亡於四鎮，誰曰不宜？外患不足慮，內鬩實可傷，所謂協力同讎，還愁少，怎當的鬩牆鼓譟？一再諷誦，可勝憤慨！古今一轍，尙復何言？此桃花扇所以今日又不可不人手一編者也。修蔗邨以少許阿堵，依助剗剗，遂與桃花扇並傳不朽，便宜極矣！樂成人美，不忤見臧，是足多也！亟爲表出而附誌之。顧氏南桃花扇，至無謂！云亭雖稱之，然說者謂其關目增飾，事迹扭合，才力實不逮云亭遠甚。桃花扇以西園蘭雪堂兩本爲最佳，茲以參校，亦有訛錯，不盡依從。至曲中襯字，不復判別，檢閱九宮大成，便可瞭然。餘見予所輯考證中，不多贅。

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南匯朱太忙謹識